

捉迷藏

第六屆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
中學生文學創作比賽「傑出少年作家獎」

7A 趙淑儀

星期日上午，出乎意料沒事可忙，於是坐在沙發上發呆。望着天空，想起自己曾幾何時也能每天悠閒地過活，想起自己有空便與朋友到樓下的公園遊戲，玩我們最愛的捉迷藏。

「五…四…三…二…一！」每次捉迷藏，他永遠當隊長，站在大榕樹下呼喊。病毒彷彿能從他的話傳播，每當其餘的小孩聽見他的呼叫，無不雞飛狗走。

歲月脫掉我們的稚氣，迫我們穿上沉重無比的校服，帶大家離開一個曾經熟悉的公園。升入中學，我們每人像玩捉迷藏一樣各自逃到一個能收藏自己的角落，沉醉在個人世界。

隊長很厲害，他的眼睛彷彿是一個雷射探測器，只要他在公園由左至右掃描一遍，獵物很快會給他逮住。無論你躲在花槽後、大柱旁或是其他更加陰暗的地方，他都一把你揪出來。自己一個躲在角落的一刻感到空虛寂寞，只好與影子作伴：我無聊時候它讓我踩着，有時它拖着我以打發隊長找我的時間。我渴望隊長快些找我出來，但又想成為勝利者，心情不禁矛盾。

往往我也逃不過隊長的五指魔爪，每次大概一兩分鐘後，我就被他尋獲。我們再次團在一起，笑笑說說剛才的驚險事，這樣便過了無數個下午。

人愈大，對公園的面積愈感到不滿，我們決定擴大捉迷藏的範圍至整個社區。或許社區有太多讓我們躲藏的地方，隊長今次不能再以一兩分鐘時間找到我們，又或者隊長早已退出了

這個遊戲。

一晚，電話把我從孤單寂寞的一角拉回來，是隊長的声音。他花了五年時間把我們再次找回來，相約我們一起到火鍋店「打邊爐」。

灰白的煙裊裊升起，成為眾人的保護罩，掩蓋着那腼腆生疏的笑容。在隊長的帶領下，大家確能展開對話，但內容只圍繞着學業或是校園生活的循例話題。言談間，我們一直說說笑笑，但每人笑靨所造成的笑紋都出賣了自己，每條笑紋之間好像藏了這幾年來的秘密，大家都發覺已經不能像昔日一樣，坐在公園什麼也說，什麼也笑。

晚飯過後，我們又回到那孤獨冷清的一角。別人說人長大了，便不太聽旁人的話，只會活於自己的世界。我突然想起一首歌的歌詞：「天真相信失散定團聚」，大概這次我們在社區中再度失散是永遠的失散。

「五…四…三…二…一！」大家又向着自己的目標跑過去，或許今次我們會躲到更陰暗的地方，免被他人發現。